經義考

一

□ 12
964
45

圖書館
964
45

經義考卷二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五

唐氏順之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鑒序曰左氏始末者毘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彙蓋取左氏所傳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爲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衮之所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採先生之大旨而校讐以廣其傳閒出管見用資揚扢庶幾不失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歷甲寅

族孫一麐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之實且夫先經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別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序之以爲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内傳爲主而繼惡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愼取之而已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麐序其首嘉靖壬戌

未見

黃氏光昇春秋本義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從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爲之序未免冗長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涍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錢謙益曰涍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錄之第二子也嘉靖壬辰進士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珤左傳叙畧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珤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講學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黃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為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為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痾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彙若干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伸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錄為辨說以證其必非改魯史之舊文以求正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於妄誕之罪則庶幾可存以備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蓋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錄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錄之否則不錄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錄左傳難訓者亦參用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畧注之庶一開卷闡大義

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寀見之輒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可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春秋錄疑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纊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纊而耳已聾其專心如是

魏氏謙吉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爲案經爲斷而諸家注疏大全

諺備焉予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與文定注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帖命兒輩藏之巾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黃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既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叙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嚴氏訥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其書分國凡十八卷

黃虞稷曰萬歷乙亥徐栻陳贊爲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illegible]謙益曰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王氏樵春秋輯傳

十五卷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之下謂三傳可束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之陋爲輯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

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爲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
春秋大義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倣春秋目依左氏綱
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
則朱子雖未爲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而得
其心者矣其未爲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
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
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隱義
時措從宜者爲難知其開卷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略
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
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
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槩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
意固即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裨於文定則愚

區區私錄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爲之宗
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爲凡例二十篇雖
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
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則備矣誠不以
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
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春秋論

四篇

存

錢謙益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

事歷郎中出為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入為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謙益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

吳氏國倫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錢謙益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知建寧郡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者分國為諸侯世家子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

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弒君一也或明其爲弒或不明其爲弒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爲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爲言常也簡易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爲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爲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於鑪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修春秋當其時秖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眞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即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於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宮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築鄆築微厥慼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爲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爲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公之褒鉞具存即有褒諱貶損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郾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劉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略其正變之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稍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孔子竊取之義而彙為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狗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萬歷丁丑夏

經義考卷二百二終

弟子秀水陳希聖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六

姜氏寶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存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爲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子何敢有可否於

其閒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爲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僞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爲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爲竊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裹而後多無傳今悉纂著之庶幾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萬歷乙酉冬

黃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應鰲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希元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察司副使

方氏一木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衷又取公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藏之巾笥

陳氏鍚春秋辨疑

一卷

存

鍚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歷法也災異也化氣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寓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掌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已之故畧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說理於筆削二字妄以改時易歲黜周王魯與賤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爲之推原聖意獨爲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三道以俟觀者

王氏錫爵春秋日錄

三十卷

存

仝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存

許氏孚遠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存

仟氏桂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兄後其弟則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書王正月以遵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臣覲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爲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爲肯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

逆賊竊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予桓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爲專兵圍衛爲報怨是昧安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庶民興豈意道微而橫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大可懼哉吾爲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勞莞之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彝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僞小人徘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一獲消埃之益

補斯文之缺則末學何幸若夫莊公去年娶婦今年嫁女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爲總義十六條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曰鑒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說多有可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袁氏仁春秋鍼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於鄫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別為表氏傳三十卷校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八卷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恃已長故不為訶斥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嘗有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臆說不可不闡發以正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鉞胡編

傳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

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爲獨能得夫子褒貶之
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爲
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
已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
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
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
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
後世之爲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
不甚爲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
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爲年隔於是建安袁
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爲胡氏
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

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
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爲伏爲應一舉
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爲之故字爲之考雖不能
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捨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
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
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
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
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
國以次敘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
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
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

學諭遂諷令建昌陳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邪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爲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爲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而深有感焉既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歷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槩見其閒奕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爲世規準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爲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荀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爲通鑑而趙興智減實以上接左氏襄子基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

焉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爲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踈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爲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爲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爲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爲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免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爲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歷乙酉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會衆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爲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安敢爲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歷癸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經義考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傳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繼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解圍人服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爲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上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黃虞稷曰升字士新宝興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黃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鳧乙集
佚
素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薛氏虞鐵春秋別典

十五卷

存

虞鐵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闕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衆劉知幾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閒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心輒缺然不自揆度畧仿左氏例仍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文如在焉僭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稾不幸下世郭郡公裴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刪其繁複者什一補其闕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經義考卷二百三終

姚氏咨春秋名臣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汸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事也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近司寇大庚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弟子安吉沈邦貞覆校

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爲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勒爲一十三卷授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茂卿取而梓之

咨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顓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常炳綃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稾罹鬱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人邪余生也晚末由趨公之門牆忝交於郡博萃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遘疾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黃虞稷曰咨字舜咨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爲是書未竟

咨因續成之

凌氏稚隆　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媿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

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置之編首一開卷而可得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說相承褒貶爲義愚竊以爲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褒貶褒貶爲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公非而無所毀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教不越二端而已故

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褒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之得失可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可以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褒貶祈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本乎天運何心於褒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夷夏盛衰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列國政刑也豈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進吳楚而退齊晉聖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孔子爲失刑矣又其甚者魯桓有弒君之惡反歸罪於天

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鄭之人而庇匿其主也李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彊欺弱其君也故以褒貶爲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褒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汩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內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詳內事略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主周則周之名分仰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爲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爲變例變例者即事之教也爲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爲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來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吉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

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子故有取焉嘉靖癸丑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日有所記札輒疏爲或問一卷凡例輯略一卷屬辭比事八卷總名之曰春秋通義略非敢傳之人人以俟後世之揚子雲焉爾

張氏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爵或以其謚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名字官爵謚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末書謚蓋信筆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閒也而讀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至於以一人爲二人以二人爲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歷而又有世族譜蓋以叙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春秋人物纂其於每人名字謚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纂者分國而彙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壺内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公先妃則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

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其古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爲一項於周前者皆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缺乎

徐㷗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閎覽人號書篤生平所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爲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先生既沒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張道輔家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稾蟲蠹半蝕點窳糊塗覽者莫尋頭緒子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閒寂嚴加校訂初稾渾爲一卷子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爲繕寫井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爲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禩未必於經學無少補云

黃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靜福清人

鄭氏良弼春秋或問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群議著爲續義或問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蘊已卯夏謁子就正子異焉庚辰子郡顧君禕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即以其書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爲探討重訂已委司成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輩裒次成帙凡若干卷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復爲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生率宗胡氏即胡傳外縱窺閫遂得聖門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爲通方學據經辨傳之眞僞析理別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入之見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即起安國於九京當降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公共之也

黃虞稷曰良弼淳安人

龔氏持憲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令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類訂精審
董氏啓春秋補傳

存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校以父喪終慕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益遂意經學既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召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迂予檇李舟從吳越之閒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明先生所爲記從吾道人者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陽明先生所爲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以經生自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倀倀問途君可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

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老者以私淑則子方幸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予生朝厘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爲壽舉薛敬軒語予拜且承之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諗夫同社

鄧氏鍰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鍰字時雋以貢授僊師丞以子渙貴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章氏潢春秋窺義

未見

鄧氏元錫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智春秋三傳會要

佚

朱氏睟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四終

弟子吳縣徐陶璋覆校

春秋三十八

余氏懋學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其語魏无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理順義精則止是按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摭故實無異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逐以夫子答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爲逐季氏發也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故迎刃而解則爲先生泥馮氏時可左氏討論　釋

各二卷

存

黃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長兒承夘稍爲增定而鋟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

蠡測邪婺源余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敢爲繆悠而因者非敢爲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能持衡聖心吾不能懸度即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其讀之有味者發爲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空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先儒皆謂旱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覧

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爲之叙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邱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邱明則爲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爲說於是有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邱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其說爲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褒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邱明作傳是欲杞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邱明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檮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捃拾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吕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逴艷千古曷嘗拘繫爲經役哉大抵孔子修

魯史未嘗自明其爲經而後人尊之爲經邱明作傳未嘗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爲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爲經傳自爲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爲主往往設爲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褒貶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一辭矧其後之爲徒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於事者不失爲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奥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公穀能傳聖意不可謂公穀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秋素王邱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夫安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之左氏之爲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爲近古也萬歷已亥暢月穀旦

黃氏正憲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最著邱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爲傳當不甚謬剌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自西河亦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

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躬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爲衮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閒求所謂衮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爲正例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舜牧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閒周衰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不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爲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閒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茲來粵西甚暇得從大全諸書竊觀

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眞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躐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歷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國子祭酒

沈氏充中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尋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采文斷以大義如趙盾弒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也所必改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強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於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況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爲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各自爲例

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舜文吏之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矧立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為史外傳心之要與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為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為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為子實非子而進之為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為子則書子周命為伯則書伯周不命為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為天子之事是身自為亂也而何以為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桓子齊齊與魯較桓子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為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為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鄟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為慢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為非至若

暈之弒隱也而先書暈帥師慶父之弒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弒夷皐也而先書趙盾帥師歸生之弒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弒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己意一以經義爲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歷庚子

楊氏于庭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衮也鈇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況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爲叔服公孫會自鄭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爲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於內而以爲不與其爲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爲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榷焉榷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夸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誚左公穀是祀天

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閒刻於建陽書坊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謙益序曰予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

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僥雖未及親炙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倪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予自丁未爲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

漫爲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寃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綴以數語或爲人所未發或爲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誅負寃者雪不欲人受溢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敢偏狥即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爲辨之久而成百餘首命曰方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得而非舉其全也

黃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歷丙戌進士汾州同知

高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子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橫生義理雜出大圭吕氏以爲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春秋爲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寬易不爲深嫉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其意嚴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焉顏以孔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生既揭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炯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賵是以天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內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爲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不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之義也王之降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爲重召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陽之狩不以臣召君首上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大夫主盟之始列士穀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裴林之役書會晉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脉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讙陽關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邱叛書圍費圍邱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孟之會執

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
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矣先書晉有內
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
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陘之次葵邱之會首
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
邱城緣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
於王所歸衛侯於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
曹畀宋文之謫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鄫子
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
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
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
之義綱常為重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
忽鄭而突不鄭鄭正兄弟也會于濮與夫人姜氏遂如
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
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
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
稱元稱天王者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
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
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

而人始競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聖經其實蹖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附會左傳臧宣叔媵晉卿權辭以爲王制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爲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奬使三王罪人貌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直解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

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荊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歷辛卯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別有凡例列國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一圖名號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其報沈太史仲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爲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邱此是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邪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核者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焫熯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

深滅棺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
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
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
爲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
僅曰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
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
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郈隳費本
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絶筆原有
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
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
惡覩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爲明王
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絶筆
至情又何嫌攙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
左逸說林等書謬爲纂附疑於眞僞錯雜然鄙意
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
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眞僞錯雜之
足疑乎此書出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
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
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略具見此書
故錄之

魏氏時應春秋質疑

十二卷

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士達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

劉芳詰曰此爲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世氏學佺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鑒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紀曰鑒字正宇豐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太僕少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　卷　未見

存

黃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歷辛丑進士巡撫遼東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終

弟子歸安汪元文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九

張氏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巡按遼東死於難謚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公（應昇）爲南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爲之校正及按遼東及於難幸書猶存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謙益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爲經而春秋以傳爲經他經之傳傳經爲傳而春秋則人自爲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褒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爲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爲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況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弋取科第是編也豈惟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著錄疑以續塞耳三年而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未三載而以懶廢令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歷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三十二卷 總序雜說一卷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褒字之未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難聖經爲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敝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例擬經人人可爲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蓋褒矜直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滅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覿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

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旣朽邪蓋聖人所
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
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故春秋
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
時書尊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
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
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
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
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
乎自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
臣之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
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强侯之生殺可擅權

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
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
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春秋之所以重也每
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
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
以已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
是書也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黃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爲武德兵
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冠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自經死妻
妾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槩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盛 拜山齋春秋手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歷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案閒住

卓氏爾康 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 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爲作也或問三傳曰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子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禎丁丑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略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

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爲相所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冑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予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略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　又進呈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寮之末每究心韜略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邱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

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伏其義語奇則衷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僞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鶖鸛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冑帶斷桀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冑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特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倣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眚者矣以殺顓頊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軍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飢庚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大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電不可遥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爲柄揉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豈可師心自用而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略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于清燕之餘俯垂睿覽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又附錄二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召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徽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歷乙巳
自爲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歷中歲貢生官同知以子懋
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內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困以歿

秦氏瀚春秋類編

三十卷

未見

戴氏文光春秋左傳標釋

存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棼錯而可以瀹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爲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詁題義取穿鑿則爲安成麻黃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友人張君燮實殫蒐集而屬子總其成焉

陸氏曾彙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叙說

未見

梅氏之煩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煩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爲之傳傳其

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學各有耑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爲是非同異大議厥中揚雄所謂嘵嘵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派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王蓋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澐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爲書年經國緯緒端紛

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爲紀事以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强弱人才之盛衰二百四十餘年之故網羅胸中出爲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爲輯傳意也

章氏大吉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子媿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叙經傳互刊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逃而實不敢筆削一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世系則一姓梗槩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三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論列於簡末幸同志者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祿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己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爲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

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懋樊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曰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鴻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弊率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開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約略經旨大暢已意爲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

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閒附已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爲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瑛 春秋前議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 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按於其故功業俟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

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無爲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聘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爲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爲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啟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爲尊也萬國之衛初不失其爲親也直取十有一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事紛餘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啓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六終

弟子崑山黃震巖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十

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鏊曾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鏊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

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 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工部營膳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璐 春秋鞠說

未見

黃氏道周 春秋表正

未見

一卷

存

鄧氏來鸞 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脩昌 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子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子少即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為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子以書生遨遊諸公閒羽檄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為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為端委手

自寫記時以己意附於其末適友人有以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子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尅期可竟不幸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稾列國論已完傳斷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其僖公閒缺十餘年書法解為

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
人不知强子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
卽竟因先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
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
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
爾

吳氏希哲 春秋明微

未見

錢謙益序曰淳安睿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
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暇手一編
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春
秋明微也給諫承藉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

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彙
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
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
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
事十六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
時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大義
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爲準士子射策決科朝
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進取不忘
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以
董于胡氏爲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州府
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 承澤 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 主一 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 胤錫 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 元彝 春秋四傳合論

失

余氏 光 弟 春秋存俟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賡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之陋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并闢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颺字賡之莆田人 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 集之 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爲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爲左氏者亦非之膏肓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遂盡廢其書創爲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爲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爲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訾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爲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褒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其平云爾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絶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非論歸於自强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怫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閒少褒多貶文近深刻然過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白命給諫凌茗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

延致上座今涖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傳見給諫爲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編年叙事以列國叙人以書法叙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賓自叙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爲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爲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能代爲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玥曰莆田林尊賓字燕公撰尊賓以崇禎壬午舉於鄉

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彝皆爲之序

宋氏徵璧 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卻穀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則爲卿出則爲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二而古意衰矣尚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強莫如秦楚固嘗伏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於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而可以復於吳是皆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嫻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益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

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嫺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木少爲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衷集其事通其流畧至於輓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此眞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聖人宵衣旰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閒出之於衽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擯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畧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

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竝立五霸迭興鬬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邱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强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決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爲必可用故其爲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子願爲執鞭矣

徐孚遠序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爲失今不爲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尚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子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既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閒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羣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衝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獘坐此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寇得入境有誅將帥各率其

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簡閱也可不爲之變計乎曩時三衛爲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爲備今不撫之爲我用而拒之爲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閒招攜其族類以爲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朔無虔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爲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吳至弱國也亟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絕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其然而不能道也尚木能言之亦惟尚木能用之爾

朱一是曰華亭宋尚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書予同年友徐孚遠閻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爲之序而同里何剛愨人周立勳勒卣李雯舒章陳子龍臥子及孚遠皆序之

弟子松江馮　瑞覆校